

徐志摩文集

戲劇 · 書信集



徐志摩文集

戲劇·書信集

余序

不知是什麼緣故，志摩小曼都和意大利的戲劇發生了一種關係：志摩譯過「死城」，小曼譯過「海市蜃樓」。或許是偶然的罷，他倆最近合作的「卞昆岡」，在我個人看，也彷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。

提到意大利的戲劇，我們便不能不想到他們的兩個重要時期：文藝復興以後和現代。文藝復興以後的意大利戲劇觀念是「食古不化」；變本加厲，批評家誤解了亞里士多德及何瑞思的原理，把它們鑄成了一堆死的規律。他們蔑視中世紀的成績，蔑視民間的戲劇，他們不明白編劇家與劇場演員及觀眾間的關係：結果是意大利沒有戲劇除掉一些做古的空洞作品，一般人沒有品味除掉維持粗俗的短打和蒙面喜劇。經過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影響和十九世紀的沉寂，四十年來，意大利的戲劇在世界文藝上終於佔了一個地位。從近代意大利戲劇裏，我們看得見詩同戲劇的密

切關係，我們看得出他們能夠領略人生的奧秘，並且能夠火焰般的把它宣達出來。急進一步，他們中間並且創立了所謂之未來派的戲劇，雖然它不能得到生命的延長。在意大利的現代戲劇裏，除了一兩個作家之外，能夠持平不偏的幾乎再沒有了。但是他們的氣魄，他們的膽量，總是配受相當的敬意的罷。

剛才我不是說志摩小曼合作的「卞昆岡」彷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麼？這話可又得說回去了，這個彷彿是有限制的，並不是絕對的。雖然「卞昆岡」也多少有些古典的體制，可它並不是死守那文藝復興以後的呆板理論，並且我還以為作者在動筆以先並不會想到過任何戲劇理論。至於氣魄和膽量，「卞昆岡」倒比較的和意大利現代劇接近得多。在有意無意之間，作者怕免不了「死城」和「海市蜃樓」一類的影響罷。這都是我妄測的，作者及讀者都不見得肯和我同意。我知道。

其實，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，這也是在「卞昆岡」裏處處流露出來的。我們且看它字句的工整，看它音節的自然，看它想像的豐富，看它人物的選擇，看它——不，也得留一些讓讀者自己去

不是他的內助在故事及對話上的貢獻，那是我個人知道的。志摩的北京話不能完全脫去硃石土腔，有時他自己也不否認；「卞昆岡」的對話之所以如此動人逼真，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貢獻——尤其是劇中女人說的話。故事的大綱也是小曼的；如果在穿插呼應及其他在技術上有不妥當的地方，那得由志摩負責，因為我看見原稿，那是大部分志摩執筆的。兩人合作一個劇本實在是不很容易，誰都不敢冒這兩人打架的危險。像布孟（Bunmon）弗雷琪（Fletcher）兩人那樣和氣不是常有的事。詩人葉芝（W. B. Yeats）同格里各雷夫人 Lady Gregory 合作劇本時是否也曾經打架，我不得而知，不過我想用他們來比譬志摩小曼的合作，而且我以為這個比譬是再切貼沒有的了。至於究竟是否切貼，我也不在此地多說，還是請讀者去看一看：「The Unicorn from the Stars」罷。

說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，在此地並不含有恭維他的意思。假使莎士比亞不進劇場，沒有白只治一班朋友，也許他只繼續寫他的商額（Sonnet）。詩人上再加戲劇兩個字是非經過劇場的訓練不可的，這件事似乎在歷史上還沒有過例外。我會勸志摩約幾個朋友排演「卞昆岡」，把它排印

單行本我也是慫慂最力的（因此志摩便責成我寫一篇序）。那末，有不妥的地方以後我們及作者自己都好避免，而我們更樂得領會它的長處。我們的戲劇界沉悶極了，有它出來給我們一個刺激多少是件好事？不是新戲劇的成功早晚就要到的，「卞昆岡」正好做一個起點。

我不希望「卞昆岡」有人把它當一件傑作，因為作者還有無窮的希望，而這個無窮的希望又是在「卞昆岡」裏可以感覺得到的。我更不希望只是「卞昆岡」的作者有無窮的希望，因為建設新戲劇決不是一兩個人的私事。

上沅。
十七年六月，上海。

志摩戲劇集目錄

創作劇本（與陸小曼合撰）

卞昆岡

一

翻譯劇本

死城

七九

墨梭林尼的中飯

一二七

卞昆岡

登場人物

阿明

卞昆岡子

卞母

李七妹

卞昆岡

嚴老敢

昆岡助手

老瞎子

尤桂生

石工甲

卞昆岡

志摩戲劇集

石工乙

王三嫂

地點 山西雲岡附近一個村莊

第一幕

佈景

卡昆岡家，台右露一角，檐頭鋪松茅綻出成蔭。門前一大叢樹，蔭下置有木桌及條凳。台後一木棚，有門遙望見草原及遠山景色。院內雜置白石小佛像及其他生物石象。

阿明年八歲，神態至活潑，眉目尤秀麗，穿青布短褂。幕起時阿明正倚叢樹下木桌邊吹胰子泡，身旁一小石馬。天時約五月。時近傍晚，遠山斜陽可見。

阿明（吹泡）癩了！真討厭，老不大就癩了。我想吹一個地球那麼大的……這好……上去，飛上天

去……呼呼……上去……呼……好了，好了，這回好了！唷，又癩了一個大地球癩了……（聞

三絃聲）哦！他來了。（至木棚門）老周，你回來了。朋兒見罷。（走回，騎石馬上吹泡）再來一個。

奶奶，奶奶！快來，快來，看我的大地球兒……奶奶，來呀，再不來這地球又要破了——你瞧！奶奶，你倒是那兒去了？

卞母（自內）來了，又這兒淘氣了！阿明胡嚷嚷的叫奶奶做甚麼呀！奶奶這兒正做着麵哪，做好好的炸醬麵等你爸爸回來喫哪……（自門內轉出，腰圍廚裙，手沾麵粉，年六十餘，頗龍鍾，行路微震。）

你瞧我這一手的粉……怪累人的……你怎麼了？阿明！好，肚子水又潑了一桌子一地，什麼地球不地球的！（檐前取水洗手）你爸爸不是今兒回家嗎？太陽都快下山了，他這就該到了，快不要頑皮，好孩子，也叫你爸爸歡喜。（收拾桌子。阿明騎馬，作馳騁狀。）

阿明 唷，對了，可不是爸爸今兒個要回來了麼！我又有了糖喫了，又有好東西玩兒了！我可不喜歡爸爸那頭小黑驢，老低着頭一顫一顫的多難看，那有我這大白馬好，長得又美，跑得又快。得兒！吁！大白馬，叫你有大白馬還了得，這房子都該讓你給衝倒了呢！（取竹椅坐樹下。阿明趨伏膝前。）

阿明 奶奶，奶奶！

卞母 幹什麼了？

阿明 （聲音緩重）奶奶，爸爸真這麼疼我麼？

卞母 傻孩子，爸爸不疼你還疼誰。

阿明 幹麼他老愛看我的眼睛？

卞母 （音微澀）傻孩子，你那小眼珠兒長得好，你爸爸愛瞧。

阿明 幹麼就我的眼睛好看，奶奶，你的眼睛不好看嗎？

卞母 爸爸愛你的眼睛就爲你的娘……

阿明 奶奶說呀，我娘怎麼了？我娘？奶奶不說我娘早成了仙了嗎？奶奶，可是您說我娘怎麼着？

卞母 傻孩子（手指阿明眼睛）你這對小眼珠兒就是你娘（音發震）你娘當初的一雙眼睛

一樣。你爸爸就是最愛你娘的一雙眼睛，現在你娘不在了，他所以這麼疼你，愛看你的眼睛。誰

家的爸爸也沒有像你爸爸那樣疼兒子。他有時簡直像是發了瘋似的，我看了都害怕。苦命的

孩子，（撫他的頭面）這年歲就沒了娘，就有一個老奶奶看着你（舉袖拭淚）我又老了，管不了你，你有個娘多好！可是你爸爸……

阿明 我不，有奶奶不是一樣好，爸爸疼我，我疼奶奶！奶奶別哭呀，好奶奶（舉小手爲拭淚）我疼你極了，你別哭了，爸爸快回來了，回頭他見你哭又該不高興了。我們到門前去望望，好不好？他那麼大個兒騎在頂小的驢兒上，我們老遠就看得見的（躍起趨柵門前站石上外望）太陽都快沒了，那山上起了雲，好像幾個人騎着馬打架呢，都快黑了，像是戴了頂帽子，白白的。怎麼影兒都還沒有哪，怎麼回事？今兒許不來了吧？那多不好，奶奶！

唷你瞧，爸爸倒沒有來，街坊那女人像是又上我們家來了，誰要他老來？

卜母 女人，誰？

阿明 就是那姓李的寡婦！

卜母 去你的，孩子們說什麼寡婦不寡婦的，越來越沒有樣兒了！孩子們第一得有規矩，不許胡說亂話的，她也待你頂好的，來了就該叫她一聲姨。

阿明 姨！肚子泡！我才沒有那麼大功夫呢！

卞母 （怒）頑皮，再說奶奶要打了！（李七妹已推木柵門進院，說話帶笑聲。李年約二十四五，面有脂粉痕。）

七妹 老太太在家嗎？（轉眼見阿明倚木柵邊，急趨向欲抱之）唷，這不是小阿明麼，乖孩子，就是你機伶，（阿明不顧，馳去騎奔白馬。）好寶貝！

卞母 阿七妹，我說是誰呢，幾天不見了？快別埋阿明那孩子，他什麼都好，就是怕生，要說呢，歲數也不小了，小機伶什麼都說得上，就是怕生不好。你又上那兒玩兒來了，這天色好，誰都想上山去玩，就我這老骨頭挪活不了。

七妹 可不是好天氣，前兒個我和王三嫂到雲岡大佛寺燒香去了，才熱鬧哪，老太太，那年也沒有今年旺，山裏的石榴花開得多大，通紅的一片，才好看呢。

卞母 噢，到大佛寺，你們沒有碰見我們昆岡嗎？他說今兒回來的？

七妹 可不是我們一去就見着卞爺了嗎？我們還看着他雕像來了，哪，他正雕着一尊騎大獅子的

佛爺，就跟那山上的一模一樣，真好工夫，獅子好，佛爺的相兒更好，真像活的。那來這手勁，看着一點也不費事，一鍵雕活了一隻眼，又一鍵給雕上了那活靈的神兒，真有他的。老太太，您沒看見那小傻子嚴老敢呢，他老張着一只大嘴，瞪着一雙大眼，瞧着他老師的工夫，整個兒看呆了，那神兒才可樂哪！

卞母 這碗飯也是不容易喫的。昆岡倒是從小就近這門兒，才四五歲就拿白粉在牆上滿塗，前年過世的鄭老爹見了，就誇這孩子有天才。我倒是歡喜他雕佛像，事兒是累，可是修好的事——你不坐坐？

七妹 唷，我來胡扯了半天，倒忘了我是幹什麼來了！可不是，老太太，我要問您家借那水吊子使一使，我們家那個讓胡掌櫃家借去使壞了。我可不能使壞您的，明兒個就來還。這天乾得井水都不能喫了，我還是願意走遠幾步路自己去打泉水用，那清甜多了。

卞母 水吊子，門外那一個你拿去使就得了，我們屋子裏另有着哪。說是，昆岡怎麼還不來？阿明，你聽着那道上有驢鈴沒有，我是真老了，牲口晃到我跟前，我有時候還聽不見哪！

阿明（正忙着拿一副草繩做的馬轡給套上他的白馬）那有驢子，就有我的馬——得兒呀！

七妹（斜眼看阿明）這孩子倒真是乖，沒有娘的孩子真是苦，奶奶可累着了。他爸爸不是頂疼他的嗎？

卞母 我們正說哪，誰家的爸爸也沒有他爸爸那麼疼兒子，也是他那雙眼睛，簡直跟他娘的一式兒沒有兩樣，長長的眼毛，黑黑的眼珠子，他父親（低聲）就透過對眼睛！你瞧着，昆岡一回來，汗也不擦，灰也不揮，先得抱住了，他直睜他那雙眼睛，就像是他恨睛裏另外有一個花花瓣瓣似的。

七妹 男人本來都是傻的……

阿明 嗨，那不是小黑驢的小鈴兒響（遠遠聞鈴聲）我來看（奔柵門口，企着望）是的，奶奶是的，爸爸回來了。他哼是急了，直要小黑驢跑快，小黑驢真乏，偏跑不快，那有我那大白馬跑得快。那不是到了嗎！我接他去……（開柵門要跑）

卞母 耽着，孩子不許亂跑，回頭再閃交，上回不是閃破了鼻子流了好些血，你爸爸還怪着我哪。等

着吧，孩子，一忽兒就到了（鑼鈴聲漸近。阿明一手曳開木門，探頭出外，高聲叫）

阿明 爸爸！爸爸！

昆岡 （自內）來了來了孩子，你爸爸來了（進門。面紅出汗，風塵滿身。）這不來了嗎？孩子（擎

舉阿明親吻之。）乖孩子，你等急了不是（看阿明眼，神態凝重，如在祈禱。）好孩子，我的親孩子（放下，攜阿明手走向卡母）娘，我回來了！

卡母 （起立復坐）我說太陽都沒了，怎麼還不來。這一時好嗎？昆岡！李七妹剛才來，正說着你，你們不是在大佛寺兒見着了嗎？

昆岡 是的娘，（向李頷首。）這幾天燒香真旺，我說娘要是高興，就出去燒燒香，山裏看看大紅花，倒不錯呢。李家嫂嫂不是前兒個當天就回來了嗎？

七妹 回來天都全黑了！王家嫂子在路面上直害怕，三步併着兩步走的，差點兒閃了個大跟斗！

昆岡 怎麼，這二十來里地你們全是走的好！

七妹 不，那不成。我們騎驢兒到百善村才跑路的。好，要全走那道兒得半夜還不準到得了哪！你快